



从抗倭烽烟到滨海新城 上马石

林作标文

在温岭石塘镇驻地金星村一带，方圆二三公里的区域，过去和现在，老一辈人都习惯称之为“上马石”。

关于“上马石”地名的由来，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明代嘉靖年间，台州沿海倭患严重，百姓苦不堪言。抗倭名将戚继光奉命率部驰援浙江沿海，在石塘境内海拔最高的宫仔顶山巅（俗称“狗桶城头”）建造烽墩，安营扎寨。每当倭寇从石塘沿海来犯，戚家军都奋勇出击，屡战屡胜，最终平定倭乱。相传戚将军凯旋时，从箬山港湾上岸，翻越牛栏门岭，途经一处山弯。因坐骑高大，路旁恰有块巨石，戚将军便顺势以石为垫脚，上马启程。为感念戚将军的丰功伟绩，当地百姓将此地名命名为“上马石”，此名沿用至今。

“上马石”之名，在清代方志中也有记载。据《特开玉环志》（乡都篇）记载，上马石与大岙、后沙、田湾、打鹿坑等地同属玉环第二十一都。该志书“议禁沿海事宜篇”收录了温台玉环清军餉捕同知张坦熊于雍正七年（1729）十月十六的咨文（内容略）。咨文中提到：“今准黄岩镇咨复，声明‘玉环新开垦石塘等山岙，孤悬海外，无文武稽查，非玉环可比，岛吞四面通洋。查石塘山、上马石、打鹿坑等十余处居民，已开田地约千余亩，多升科起课，现由玉环征收（略）’。”同年十一月初二的后续记述明确指出：“蒙此，卑职遵查石塘与太邑松门所城相隔一浦，潮长小艇可渡，潮落涂上可行，田地沃壤，向有异地奸民潜居私垦（略）。今查石塘、上马石、打鹿坑垦民皆系太邑松门、淋头之民，虽在地开垦，但家室仍在淋头、松门等处。冬作时聚集耕种搭厂而居，秋获时米谷运回内地拆厂而归。每于收获之时，厂头挨厂稽查米谷，令搬回内地，不许存厂，并取具厂头同厂甘结存案（略）。”这份珍贵史料表明，雍正年间在上马石开垦的民众主要来自松门、淋头一带。如今，上马石的潘、包等姓氏村民，其先祖多源于此，与松门、淋头同宗。

地理位置上，上马石背靠石塘最高峰宫仔顶，扼守交通要冲。无论是石塘至松门还是箬山至松门，上马石都是必经之路。其重要性在民国档案中也有印证。温岭县档案馆藏1931年3月县长唐榭猷巡视东南乡（石桥头、松门、箬山等地）的报告，对上马石有如下描述：“廿四日，自南塘头至石柱头一带，石路被海潮坍塌，行旅不便。至上马石，有小市镇。新筑石炮台，高悬保卫团旗帜，是七村联合保卫团驻扎处。因台系新筑，设备未全，故暂在庙内办公。教练员从前是警备队出身，不谙陆军礼节，团务由委员会值月委员主持。有枪卅一支，每支平均附弹药三十发。访问该团干预民刑事件，当即严加训斥。缉捕方面尚称努力，或因此招怨。自上马石至牛栏岗，皆山路。将至石仓岙村时，遣人先通知该村及里箬，以免误会。”

另一份1934年4月温岭县长夏高阳的巡视日记，生动描绘了当时的上马乡（即上马石一带）：“十七日，星期六，晴，上午八时起程赴上马乡，路程约十五华里，均为羊肠山径，曲折于海岛间，涛声相伴，行程颇速。不善行路者，气喘吁吁。到达上马乡公所，午膳后，县党部江书记到乡参加本组同往辅导，先行检查乡公所内各项业务，至二时举行座谈会，计到会五十九人，听取工作报告并查看该乡公所各项设备布置，该乡成绩较淋川、钓礁为佳（略）。廿三日，星期五，阴雨，本日决定雇三板船至上马赴松门。八时下船，约半小时至上马石。时天色阴沉，似将大雨，乃转乘内河船。一部同仁携伞步行，半途途，阵雨大作，步行者仍奋发前进。迨至松门南门，该镇公所人员及自卫队第三中队均至南门外欢迎。整队进城，颇动民众观瞻。同行陆区长因脚痛不便行走，由箬山雇轿后来。虽因脚痛坐轿，但已破本团不坐轿之规矣。”这些档案清晰展现了民国时期上马石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位及其历史变迁。

教育与信仰方面，上马石有深厚积淀。《温岭县续志稿》及《太平县古志三种》记载，位于上马石大王庙（又称“上马右庙”）内的上马石乡中心小学，前身为清代兴文蒙馆，后改为兴文义塾。光绪三十四年（1908），地方乡绅林培等人倡办，利用涂坦（海涂垦地）170亩作为经费来源，正式改设为兴文学堂。民初发展为兴文小学，后成为乡中心小学。这座历史悠久的大王庙，在近代更是重要历史事件见证地。1939年侵华日军进犯石塘、箬山沿海，温岭县自卫抗日前线指挥部设于此，乡民在此与敌殊死搏斗，庙宇最终惨遭日军焚毁。据大王庙碑记，1943年5月，当地群众集资重建。1947年春夏间，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以庙会“慈善救饥”为名，在此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赈灾救饥”和“减租减息”斗争。1949年10月，代表翻身农民的上马农会在此成立，并相继开展了反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及土地改革等运动。

现存一份1951年4月的会议《通知》书，内容为“兹定于本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在大王庙召开征收大会，希你接到通知按时到会，并携带全部田图契约，还须造好清册一并交到大会，切切无误为荷，此致！箬山乡第六村业主颜某某”，落款为“上马第六村启”，并盖有“温岭县松门区上马乡人民政府印”的公章。这份《通知》表明，当时的大王庙不仅是祭祀场所，更是村民议事、行政办公、教育乃至革命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据传，各帮会组织也常在此庙的协约碑前解决内部事务。

石塘·小人节的童年回忆

林玉红/文

随着农历七月的到来，微信上关于七夕的各种信息映入眼帘，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在我儿时的石塘，农历七月的热浪裹着海腥气，将小镇的屋檐都蒸得微微发颤。白领头路以南，石塘街巷间，一种隐秘的喜悦悄然弥漫开来，七月初七的小人节，正随着潮汛缓缓靠近。同样是祖先从闽南移民到石塘，仅隔一条白领头路，粗沙头方向却静如往常，仿佛被无形的线划开，方土地上孩子，尚无缘触碰这独属于石塘“阿妹”的华彩。

我家在粗沙头，外婆、舅舅、姨母家都在石塘。从七月初二到初六，七月七的邀约序幕就已开启，白领头路那条蜿蜒石径上，便渐次浮动着挑担提篮的身影，扁担轻颤，竹篮微晃，里头盛着的是裹满红糖的浑圆糯米圆，那甜香似乎穿透竹篾，丝丝缕缕缠住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心。后来，糯米圆悄然演变为圆粉、包子，但那份滚烫的邀约之意从未改变。

当表姐提着糯米圆登门那日，便是我和弟弟们启程的号角。急急卷起几件衣物，我们便如挣脱樊笼的雀鸟，沿着那飘散甜香的石径，奔向外婆与姨母们的怀抱。二姨家成了我们临时的巢。二姨极爱洁净，楼板被擦洗得泛出木质最本真的浅白光泽。入夜，我们一群孩子便在此打地铺，男孩女孩各据一方，身体挨着身体，呼吸交织着呼吸。窗外狮子山黝黑的轮廓在月光下沉默，我与表妹挤在狭小的窗台上，借着星光，复述从大人处听来的狮子山传说，黑暗中仿佛有巨兽在故事里苏

醒又沉眠。

小人节前夜，整个石塘的空气都绷紧了期待。我们这群“阿妹”如藤蔓般缠住忙碌的大人，央求那讲了一万遍的牛郎织女。大人们被缠不过，只得在满手糯米粉香中重述古老星河的守望。故事过了，我们便蜂拥至门前“小道地”，仰着脖颈在墨蓝夜幕上急切辨认：那是牛郎星么？那是织女星么？初六的夜晚，常如约般飘起细密雨丝，温柔地沾湿我们仰望的脸庞。大人说那是织女的眼泪，懵懂的我们不懂情意千钧，只觉得那雨丝清清凉凉，是天空为故事落下的注脚。

七月初七的晨曦尚未完全驱散海雾，家家户户次第打开大门。供桌被郑重地摆放到家门前，霎时成了流动的盛宴：鱼虾闪着银光，瓜果堆叠出小山，刚蒸透的糖龟氤氲着甜暖白汽……而最夺目的，是桌子中央那纸扎的彩亭彩轿，繁复精巧，宛如微缩的琼楼玉宇。大人们无比虔诚地对着彩亭彩轿合十默祷，鞭炮声清脆地划破晨空，宣告仪式结束。最后，那承载着万千希冀的彩亭彩轿，被置于铁锅之上焚烧。火舌舔舐间，大人们总会悄悄留下几个色彩鲜亮的小泥偶给孩子们玩耍。这些泥偶被我们珍重地带回家中，端放于家中柜子最显眼处，成为小人节余韵悠长的信物。

七月初七不仅是孩子的“小人节”，也是大人小孩的“美食节”。接下来的时光，是唇齿间流动的盛宴。亲戚们体贴地将宴席错开，舅舅家的鲜香海味尚在舌尖萦绕，姑姑家的佳肴又已上桌，小姨家的甜点已在召唤。整个石塘仿佛被卷入一场以爱为名的接力饕



十八岁

王灵朦

十八岁以前，天空是纯粹的蓝
那里有早已忘却的鸟儿，在歌唱
迷失的森林
就像月亮打捞水中遗失的名字
无言以对的时候，眼睛比嘴巴先开口
她来回踱步，赌一个春天的降临
将伤疤画成一束花朵，在客厅呆坐
恍惚间丢失一枚硬币，窗外落叶起舞
人们在黄昏相爱，在清晨别离
她记得，花瓣放一生
狂乱的心跳

暮色情书

戴志伟

晚霞在瓷青的天幕晕染，
熔成半盏胭脂潮。
群鸟驮着碎金掠过林梢，
羽翼下抖落光的酒浆，
我们醉在蜜色的柔波里。

你的眼睫沾满金箔，
风把云絮吹成纱帐。
余晖缠绕你微扬的嘴角，
我看见整座燃烧的苍穹，
在你唇间渐渐沉淀。

当暮色浸透相扣的指尖，
霞光便有了形状：
那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
用我们相偎的剪影，
在昼夜交界处落款。

墙与画

杨光武

一面墙，一幅画
被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一起
从此
心背相依，不离不弃
从此
墙成了画的靠山，画装饰成墙的风景

尽管墙边有门
门缝四季有风袭来
画与墙会有一丝松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经岁月的风风雨雨
钉子也会渐生锈痕
而墙与画的命运
却
因一颗钉子的穿入
血脉相连
一如既往地坚持初心
活成了人世间人人欣赏的风景

动车上看风景的女孩

江文辉

这是一扇会移动的窗
一个身着蝴蝶装的小女孩
趴在它的身上
静静地，默默地
眺望

前方可以是崇山峻岭
可以是平畴沃野
流过中，也许是林立高楼
也许是行人匆匆

她的姐姐，从北京乘飞机回到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她的心，也从家里飞到了那里
她在默数，她在穿越
从这个风景到那个风景

移动的窗
终于慢下来了
旅客不知
她为什么突然摆动
那对翅膀
为什么突然指着
窗外，欢欣雀跃起来

也许，对她来说
最美的风景
就在下一刻
——想着与姐姐
能够牵手在同窗之下
一起成为妈妈手机相册里
那对看风景的女孩

宴，空气里交织着烹炒的浓香、笑语与碗碟轻碰的清响，这连续不断的丰盛竟使春节过大年也黯然失色。我们在席间穿梭，肚腹饱胀，心亦被亲情填满。大人们吃完宴席回家，我和弟弟却还要赖在石塘住上数天，直至姨母家备下的食物被我们这群“小蝗虫”扫荡殆尽，才恋恋不舍地告别石塘，回到粗沙头，心中开始默默盘点下学期的书本。

石塘的方言里，无论男女孩子，都叫“阿妹”，这昵称包裹着化不开的亲昵与宠溺。童年小人节的甜糯、星雨、彩亭彩轿的火焰，无不浸润着长辈以“阿妹”之名倾注的无限之爱。

岁月流转，我们这一代大多已迁居城市，石塘的海风与街巷渐渐成了地图上的一個坐标。下一代的“阿妹”在楼宇间成长，他们的节日清单里，小人节那焚烧彩亭彩轿的仪式，连同牛郎织女的星雨传说，已悄然褪色，成了相册里泛黄的旧影。而我，亦在人生的旅途中，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信仰归宿。

纵然环境改变，信仰有殊，那份凝视生命时油然而生的、想要将其温柔包裹的悸动，那份渴望所爱之人平安顺遂的深切祈愿，其内核从未改变。

从被珍视的“阿妹”，成为珍视“阿妹”的长辈，或许“小人节”最深层的意义是爱之传承。石塘海边那特定的仪式已随潮水退去，但爱的河流从未断流。它以更日常、更普世的方式奔涌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间，在电波的传递中，在各自安好时的挂念里，在信仰赋予的平安与祷告中。